

# 卷三十二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人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為相這様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成一無慰夫妻衣錦還鄉三任官資約有數千金  
 贖取舊日田產房屋重在曹家庄與莊為官門巨室  
 這雖是曹可成改過之善却都虧趙春兒贊助之力  
 也後人有詩贊云

讀孝女公孫如老

如此紅顏千古少

又仗紅顏再起家

勸君還是莫貪花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掃蕩殘胡立帝畿

左環滄海天一帶

戈戟九邊雄絕塞

太平人樂華一會世

龍翔鳳舞勢崔嵬

右擁太行山萬圍

衣冠萬國仰垂衣

永承金陵其日輝

這首詩專誇我朝燕京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勢

北倚雄關南壓區夏真乃金城天府萬年不拔之基

當先 洪武爺掃蕩胡塵定鼎金陵是為南京到

永樂爺從北平起兵靖難遷於燕都是為北京只因



一遷把個苦寒地面變作花錦世界良 永樂帝  
允傳至於 萬曆帝此乃我朝第十不代的天子這  
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  
年削平了二處寇亂那三處

日本關白平秀吉

西夏哱承恩

播州楊應龍

平秀吉侵犯朝鮮哱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  
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個是

一人有慶民安樂

四海無虞國太平

詔中單表萬曆二十一年間日本國關白作亂侵犯朝

朝鮮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沿海旌旗在戶前  
與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

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科舉好

中結末來又有個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宦家公子富

室子弟到不願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學生自開

這例兩京太學生各添至千人之外內中有一人姓

李名甲字于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希政所生

三兒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登科援例至於

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司

院內與一個名姬相遇那名姬姓杜名燦排行第十

院中都稱為村十娘生得

渾身雅豔漏體嬌香雨鬢看畫遠山青一對眼明

秋水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

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

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個個情迷意蕩破家蕩

產而不惜院中傳出四句口號來道是

坐中若有杜十娘

斗筲之量飲千觴

院中若識杜老嫗

千家粉面都如鬼

却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

出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担兒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

俏麗兒温存性兒又是歡漫的手兒幫襯的勤兒與

十娘一雙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鴛兒貪財無義

久有從良之志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

奈李公子懼怕老爺不敢應承雖則如此兩下情好

愈密朝歡暮樂終日相守如夫婦一般海誓山盟各

無他志真個

恩深似海恩無底

義重如山義更高

再說杜媽媽女兒被李公子占在別的高家巨室聞

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時李公子撒漫用錢大

差大使媽媽脅肩諂笑奉承不暇日往月來不覺一  
年有餘李公子囊篋漸漸空虛手不應心媽媽也就  
怠慢了老布政在家聞知兒子闕院幾遍寫字來喚  
他回去他迷戀十娘顏色終日延捱後來聞知老爺  
在家發怒越不敢回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盡而疎  
那杜十娘與李公子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  
愈熱媽媽也幾遍教女兒李甲出院見女兒不  
統口又幾遍將言語觸突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  
子性本溫克詞氣愈和媽媽沒奈何只將十娘  
托與道我們門戶人家叻客穿客前門送舊後門迎

一年有餘莫說新客連舊主顧都斷了分明接了個  
一廂老連小鬼也沒得上一門弄得老娘一家人家直  
氣無煙成什麼模樣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住便回後  
道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門的也曾賣過大錢來媽  
媽道彼一時此一時你只教他今日費些小錢兒把  
與老娘辦些柴米養你兩口也好別人家養的女兒  
便是搖錢樹千生萬活偏我家晦氣養了個退財白  
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到替你這  
小賤人白白養着窮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你對那

窮漢說有本事出幾兩銀子與我到這你跟他去  
我別討個了頭過活却不好卡娘道媽媽這話是真  
是假媽媽曉得李甲囊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  
沒處設法便應道老娘從不說謊當真哩卡娘道娘  
你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別人千把銀子也討  
了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  
個粉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  
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銀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  
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孤拐打那光棍出去那時莫  
怪老身卡娘道公子雖在容邊之銀諒二百金還借

辦得來只是三日越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想道這  
窮漢一雙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那裏來銀子沒有  
銀子便鐵皮包臉料也無顏上門那時重整家風  
兒也沒得話講答應道看你面便寬到十日第十日  
沒有銀子不干老娘之事卡娘道若十日內無銀料  
他也無顏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又翻  
悔起來媽媽道老身年五十二歲了又奉十齋怎敢  
說謊不信時與你拍掌為定若翻悔時做猪做狗

從來海水斗難量

可笑虔婆意不良

料定第箇囊底竭

故將財禮難婚娘

是夜十娘與公子在枕邊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我非無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知之奈何？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二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即君遊資雖罄，然都中豈無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爲君之所，旬省受度。妾之氣，公子道：親友中爲我留戀，行院都不相顧。明日只做東裝起身，各家告辭，就開口假貸路費。素素將燈來，或可滿得此數。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門。十娘道：用心作速，莫聽佳音。公子道：不須分付。公子出了院門，來到三朋四友處，假說起身告別。衆人勸也。

是日深夜，來到路費欠缺，意欲借貸。常言道：說着容易，行着難。無緣親友們就不招架，他們也見得是道李公子，是風流浪子，迷戀烟花，年許不歸，父親都爲他氣壞。在家他今日抖然要回，未知真假，倘或說騙盤纏，到去又去，還脂粉錢，父親知道將好意翻成惡意，始終只是一怪，不如辭了乾淨。便回道：目今正值空乏，不能相濟，慚愧慚愧。人人如此，個個皆然，並沒有個慷慨丈夫肯說口許他一二十兩。李公子一連奔走了三日，分毫無獲，又不散回，決十娘權且含糊答應。到第四日，又沒想頭，就羞回院中。平日聞有了杜家

連下處也沒有。今日就無處投宿，只得往同鄉柳監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問其來歷。公子將杜十娘贖嫁之情備細說了。遇春盡首道：未必那杜蠟曲中第一名姬要從良時，怕沒有十斛明珠千金聘禮，那揚兒如何只要二百兩？想揚兒怪你無錢使用，白白古住他的女兒，設計打發他出門。那婦人與你相處已久，文碟却面皮不好，明言明知你手內空虛，故意將三百兩賣個人情，限你十日。若十日沒有，你也不好上門。便上門時，他會說你笑你落得一場棄，續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煙花逐客之

三思，休被其惑。據弟愚意，不如早早開春，下其要，錯了主意，你若真個還鄉，不多幾兩盤費，還有人搭救。若是要二百兩時，莫說十日，就是十箇月也難。如今的世情，那肯顧緩急二字的那煙花也弄定你沒處告債，故意設法難你。公子道：仁兄所見良是。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割捨不下。依舊又在外邊東

與西告，只是夜裏不進院門。公子在柳監生寓中一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進院十分着緊，就教小廝四兒街上去尋，四兒尋到



大街恰好遇見公子四兒叫道李姐夫孃在家裏望  
 你公子自覺無顏回復道今日不得工夫明日來罷  
 四兒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扯住死也不放道孃叫  
 尋你是必同去走一遭李公子心上也牽掛着表子  
 沒奈何只得隨四兒進院見了十娘嘿嘿無言十娘  
 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淚來十娘道莫  
 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二百之數麼公子含淚而言道  
 出二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

果然開口告人難

連奔走六日並無錄一兩

這幾日不敢進院今日承命喚喚忍耻而來非其不  
 用心實是世情如此十娘道此言休使虔婆知道郎  
 君今夜且住妾別有商議十娘自備酒肴與公子權  
 飲睡至半夜十娘對公子道郎君果不能辦一錢郎  
 妾終身之事當如何也公子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語  
 漸漸五更天曉十娘道妾所卧絮褥內藏有碎銀一  
 百五十兩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  
 郎君亦謀其半庶易為力限只四日萬勿遲悞十娘  
 起身將褲付公子公子驚喜過望喚童兒持褲而去  
 逕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來之情與遇春說了將褲

拆開看時，祭中都裹着零碎銀子，取出光珠果是一百五十兩。遇春大驚道：「此婦真有心人也！既係真情，不可相負。」當代爲足下謀之。公子道：「倘得王成決不有負。」當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出頭各處去借貸兩日之由，湊足一百五十兩，交付公子。道：「吾代爲足下告債，非爲足下實憐杜十娘之情也。」李甲拿了三百兩銀子，喜從天降，笑逐顏開，欣欣然來見十娘。剛是第九日，還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難借，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兩。公子將柳監生事情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道：「使吾人得遂其願。」

者柳君之力也。兩箇歡天喜地，又在院中過了兩晚。次日，十娘早起對李甲道：「此銀一交便隨郎君去矣。舟車之類，合當預備。妾昨日於姊妹一借得白銀三十兩，郎君可收下爲行資也。公子正愁路費無出，但不敢開口得銀，甚喜說猶未了。鴛鴦拾來敲門，叫十娘兒。今日是第十日了。公子聞呼，以戶相迎，道：「承爲媽厚意，正欲相請，便將銀三百兩放在桌上。鴛鴦不料公子有銀，忽然變色，似有驚意。十娘道：「兒在媽家，家中八年所積金帛不下數千金矣。今日從良，美事又媽媽親口所訂，二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過期。」

倘若媽媽失信不許，那君一何銀去兒，即刻自盡。恐那時人財兩失，悔之無及也。為兒無詞，以對腹內壽畫了半幅，只得取天平允准了銀子，說道：「事已如此，料醫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時，即今就去。平時穿戴衣服之類，至星休想說罷。」將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討銀來，封了鎖。此時九月大氣，十娘纔下床，尚未梳洗，隨身舊衣就拜了媽媽兩拜。李公子也作了一揖，一夫一婦離了虞婆大門。

鱉魚脫却金鈞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時，我去喚個小轎，擡你權往柳

院中所去，再作道理。十娘道：「院中諸姊妹平昔相

厚，理宜話別。况前日又承他借貸路費，不可不一謝

也。」乃同公子到各姊妹處謝別。姊妹中惟謝月朗、徐

素素與杜家相近，尤與十娘親厚。十娘先到謝月朗

家，月朗見十娘，禿髻舊衫，驚問其故。十娘備述來因

由，引李甲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費是此位姐

姐所貸，郎君可致謝。」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

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來家相會。十娘梳洗已畢，謝

徐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釵、金釧、瑤簪、寶珥、錦袖花裙

、鸞帶、繡履，把杜十娘裝扮得煥然一新，備酒作慶賀

筵席月朗讓卧房與李甲杜徽二人過客。次日又大  
筵筵席。通請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  
與他夫婦把盃舉盞。吹彈歌舞。各逞其長。務要盡歡  
直飲至夜分。十娘向眾姊妹一一稽謝。眾姊妹道十  
姊爲風流領袖。今從郎君去。我等相見無日。何日長  
行。姊妹們尚當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當來相  
報。但阿姊千里開關。同郎君遠去。囊篋蕭條。曾無一  
束。此乃吾等之事。當相與共謀之。勿令姊有窮途之  
慮也。眾姊妹各舉唯唯而散。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  
家。至五鼓。十娘到公子道。吾等此去。何處安身。郎君

計議有定着否。公子道。老父盛怒之下。若知要  
歸。必然加以不堪。以致相累。展轉尋思。尚未有  
萬全之策。十娘道。父子入性。豈能終絕。既然倉卒難  
托。不若與郎君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郎君先向水  
親友於尊大。入面前勸解。和順然後携妾于歸。彼此  
安妥。公子道。此言甚當。次日二人起身辭了謝月朗。  
暫往柳監生寓中。整頓行裝。杜十娘見了柳遇春。倒  
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異日我夫婦必當重報。遇春  
慌忙答禮道。十娘鍾情所歡。不以貧窶易心。此乃女  
中豪傑。僕因風吹火諒區區。何足掛齒。二人又飲了

一日酒次早擇了出行吉日，催倩轎馬停當。十娘又遣童兒寄信，別謝月朗臨行之際，只見肩輿紛紛而至，乃謝月朗與徐素素拉衆姊妹來送行。月朗道：十姊從郎君千里間關，囊中消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合具薄贖十姊，可檢收。或長途空乏，亦可少助。說罷，命從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輿馬齊集，僕夫催促起身。柳監生三盃別酒，和衆美人送出崇文門外，各各垂泪而別。正是：他日重逢難預必，此時分手最堪憐。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陸從舟，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轉回之便，講定船錢，包了艙口。比及下船時，李公子囊中並無分文，餘剩你道杜十娘把二十兩銀子與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闖得衣衫藍縷，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着，又製辦了鋪蓋，剩來只勾轎馬之費。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憂，衆姊妹合贈，必有所濟。乃取鑰開箱，公子在傍自覺慚愧也，不敢窺覷。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裡取出一個紅絹袋來，擲於桌上，道：郎君可開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覺得沉重，啟而觀之，皆是白

銀計數整五十兩十娘仍將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對公子道承衆姊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乏即他日浮寓吳越間亦可稍佐吾夫妻薪水之費矣公子且驚且喜道若不過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出意撫慰一路無話不一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別催了民船安放行李約明日候晨剪江而渡其時仲冬中雪清一如水公子和十娘坐於舟首公子道自出都門惟守一船之中四顧無人未得暢語今日獨據舟

舟更無避忌且已離塞北初近江南官船樓暢飲舒向來抑鬱之氣恩卿以爲何如十娘道妾久疎談笑亦有此心即君言及足見同志耳公子乃携酒具於船首與十娘鋪氈並坐傳盃盞飲至半酣公子執卮對十娘道恩卿妙音六院推首某相遇之初每聞絕調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彼此鬱鬱鳴鳳奏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皆爲我唱歌否十娘興亦勃發遂開喉頓喉取扇按拍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盃與媚娟一曲名小桃紅真箇

擊飛霄漢雲皆駐

響入深泉魚出遊

却說他舟有一少年姓孫名富字善養徽州新安人氏家資巨萬積祖楊州種鹽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朋友生性風流慣向青樓買笑紅粉追歡若嘲風弄月到是個輕薄的頭兒事有偶然其夜亦泊舟瓜州渡口獨酌無聊忽聽得歌聲嘹亮鳳吟鸞吹不足喻其美起立船頭佇聽半晌方知聲出鄰舟正欲相訪音響倏已寂然乃遣僕者潛窺踪跡訪於舟人但曉得是李相公作隊的船並不知歌者來歷孫富想道此歌者必非良家怎生得他一見展轉尋思通宵不寐捱至五更忽聞江風大作及曉彤雲密布狂雪飛舞怎見得有詩爲證

千山雲樹滅

萬徑人踪絕

扁舟簑笠外

獨釣寒江雪

因這風雪阻渡舟不得開孫富命艖公移船泊於李家舟之傍孫富貂帽狐裘推窗假作看雪箇上娘梳洗方畢纖纖玉手揭起舟傍短簾自湊盃中殘水粉容微露却被孫富窺見了果是國色大香魂攝心蕩迎眸注目等候再見一面查不可得沉思久之乃倚窗高吟高學士梅花詩二句道

雪滿山中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

李甲聽得鄰舟吟詩，舒頭出艙看，是何人，只因這一看，正中中了孫富之計。孫富吟詩，正要引李公子出頭，他好乘機攀話。當下慌忙舉手，就問老兄尊姓何諱。李公子叙了姓名，鄉貫，少不得也問那孫富。孫富也叙過了，又叙了些太學中的閒話，漸漸親熟。孫富便道：風雪阻舟，乃天遣與尊兄相會，實小弟之幸也。舟次無聊，欲同尊兄上岸，就酒肆中一酌，少領清談。萬望不拒。公子道：萍水相逢，何當厚擾。孫富道：說那里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吩咐船公打號，喚張傘迎。

公子過船，就於船頭作揖，然後讓公子先行。自己隨後，各各登跳，士涯行不數步，就有個酒樓二人上。

陳一副潔淨座，頭靠窗而坐。酒保列上酒肴。孫富舉杯相勸，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漸漸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過來之人，志同道合，說得入港。一發成相知了。孫富屏去左右，低低問道：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李甲正要高言弄在行，遂實說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孫富道：既係曲中姊妹，何以歸兄？公子遂將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後來如何娶嫁，如何借銀計他，如何未根由，備細述了。遍孫富



道兄携麗人云爾。歸固是快事，但不知府中能相容否。公子道：「豈不是處？」以遠者之入，豈尚費躊躇耳。孫富將機就機，便問道：「既是尊夫人未必相容，兄所携麗人，何處安頓？」亦曾通知麗人，冀作計較。否？公子攢眉而答道：「此事曾與小妾議之，孫富欣然，問道：『尊寵必有妙策。』公子道：『他之意欲僑居蘇杭，流連山水，使小弟先回求親友宛轉於家君之前，俟家君回噴作喜，然後圖歸。』向明以為公門如孫富，沉吟半晌，故作愀然之色，道：『小弟乍會之，則交淺言深，誠恐見怪。』公子道：『正賴高明，惟教何必。』遂移孫富若尊夫人，尚居



方面必嚴，惟薄之嫌乎。時既怪，兄遊非禮之地，今日豈容兄娶不節之人。况且賢親貴友，誰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若兄枉去求他，必欲相拒，就有個不識時務的，進言於尊大人之前，見首寸大人意思，不允他就轉口了。兄進不能和睦家庭，必無詞以回復尊寵。即使留連山水，亦非長久之計。再一資斧困竭，豈不進退兩難。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時費去大半，說到資斧困竭，進退兩難，不免點頭道：「是。」孫富又道：「小弟還有句心腹之談，兄肯俯聽否？」公子道：「承兄過愛，更不敢盡言。」孫富道：「追跡不明，則還莫若矣。」說罷，公子道：「但

說何妨孫富道自古道婦人水性無常况烟花之輩少真多假他既係六名姊妹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兄之六挈帶而來以爲他適之地公子道這個恐未必然孫富道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好輕薄兄留麗人獨居難保無踰牆鑽穴之事若挈之同歸愈增尊大人之怒爲兄之計未有善策况父子天倫必不可絕若爲妾而削髮因妓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爲浮浪不經之人異日妻不以爲夫弟不以爲兄同袍不以爲友兄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問計據高朗

曰兄何以教我孫富道僕有一計於兄甚便以恐會

將枕席之愛未必能行使僕空費詞說耳公子道兄誠有良策使弟再觀家園之樂乃弟之恩人也又何憚而不言耶孫富道兄飄零歲餘最親懷怒閉關

心設身以處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過爲迷花戀柳揮金如土異日必爲棄家蕩產之人不堪承繼家業耳兄今日空手而歸

正觸其怒兄倘能割衽席之愛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報尊大人只說在京投館並家

曾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慶和睦富無

開言須臾之間轉禍為福兄請三思僕非貪富人之  
 色實為兄效忠於萬一也李甲原是沒志氣的人本  
 心懼怕老長被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  
 揖道聞兄大教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頓  
 絕容歸與議之得其心喜當奉復耳孫富道說語之  
 簡宜放婉曲彼既忠心為兄必不忍使兄父子分離  
 定然玉成兄還鄉之事矣二人飲了一箇酒風停雲  
 止天色已晚孫富教家僮送酒錢與公子携手

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

全拋一片心



却說村十娘在舟中設酒果欲與公子小酌竟月  
 未回挑燈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見公子顏色匆  
 匆似有不樂之意乃斟熱酒勸之公子搖首不飲  
 一言不發竟自床上睡了十娘心中不悅乃收拾杯  
 盤為公子解衣就枕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懷抱鬱  
 鬱如此公子嘆息而已終不啟口問了三四次公子  
 已睡去了十娘委決一下坐於床頭而不能寐到夜  
 半公子醒來又嘆一口氣十娘道郎君有何難言之  
 事煩煩與妾息公子擁衾而起欲言不語者幾次摸簾  
 窺月下溜來十娘抱上付公子於懷問欲言無慰道妾

真郎若情好已及二載千辛萬苦歷盡艱難得有人  
日然相從數千里未由自哀感今將渡江方圖百年歡  
笑如何反起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間死生相共有  
事儘可商量萬勿諱也公子再四被逼不過只得含  
泪而道僕天潢窮困蒙恩卿不弃委曲相從誠乃  
莫大之德也但反覆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於禮法  
况素性方嚴恐添嗔奴心必加黠逐你我流蕩將何底  
止夫婦之歡難保父子之倫又絕日間蒙新安孫友  
邀飲爲我籌及此事上心如割十娘大驚道郎君意  
將如何公子道僕事內之人當局而造孫友爲我畫



一計頗善但恐恩知不從耳十娘道孫友者何人計  
如果善何不可從公子道孫友名富新安鹽商少年  
風流之士也夜間聞子清歌因而問及僕告以來歷  
并談及難歸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  
藉口以見吾父母毋而恩卿亦得所天但情不能捨是  
以悲泣說罷淚如雨下十娘放開兩手冷笑一聲道  
爲郎君畫此計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  
既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爲行李之累發乎情  
止平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公子收泪道  
未得恩卿之諾金尚留彼處未曾過手十娘道郎君

快快應承了他，不可控過機會。但千金重妻，須得先  
是交付郎君之手。妾始過舟，勿爲賣豎子所欺。時已  
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道今日之粧，乃迎新送  
舊，非比尋常。於是脂粉香澤，用意修飾，花鈿繡襖，極  
其華艷。香風拂拂，光采照人。裝束方完，天色已曉。孫  
富差家童到船頭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  
色。乃僮公子快去回話。及早兌足銀子。公子親到孫  
富船中，回復依允。孫富道：兌銀易事，須得麗人粧臺。  
信公子又回復了十娘。十娘即指描金文具，道可

與孫富去。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孫富道：這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道可惜可惜正不知什麼緣故最後又抽一箱箱中  
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  
祿猶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  
衆人齊聲喝采喧聲如雷十娘又欲投之於江李甲  
不覺大悔抱持十娘慟哭那孫富也來勸解十娘推  
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與李郎備嘗艱苦不  
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爲讒說一旦被人騙  
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當訴之神  
明尚妄想枕席之歡乎又對李甲道妾風塵數年全  
奉所積本爲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

前出都之際假托衆姊妹相贈箱中韞藏百寶不  
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  
佐中饋得終委托生死無憾誰知郎君相信不深惑  
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今日當衆目之前  
開箱出視使郎君知區區千金未爲難事妾櫃中有  
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长風塵困瘁甫得脫離又  
遭棄捐今衆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君郎  
君自負妾耳於是衆人聚觀者無不流涕都唾罵李  
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  
娘謝罪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衆人急呼撈救

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踪影。可憐一箇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

三鬼渺渺歸水府

七鬼悠悠入冥途

當時旁觀之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孫富，慌得李孫二人手足無措，急叫開船分途遁去。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鬱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受驚得病，卧床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人以爲江中之報也。却說柳遇春在京坐監完滿，束裝回鄉，停舟瓜步，偶臨江淨臉，失墜銅盆於水，覓漁人打撈，及至撈起，

個小匣兒，遇春啟匣觀看，內皆明珠異寶，無價之物。遇春厚賞漁人，留於床頭把玩。是夜夢見江中一女，子凌波而來，視之乃杜十娘也。近前萬福，訴以李郎薄倖之事，又道向承君家慷慨，以一百五十金相助。本意息肩之後，徐圖報答，不意事無終始，然每懷盛情，悒悒未忘。早間曾以小匣托漁人奉致，聊表寸心。從此不復相見矣。言訖，猛然驚醒，方知十娘已死。嘆息累日後，人評論此事，以爲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木，無是道者，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

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德恩變為仇萬種恩情化為流水深可惜也有詩嘆云

不會風流莫妄談

單單情字費人參

若將情字能參透

喚作風流也不慚



三十三卷  
有彥傑一妾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軍印今杭州是也在城衆安橋北晉觀音庵相近有一個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